

# 家族荣誉

邵玉清◎著



华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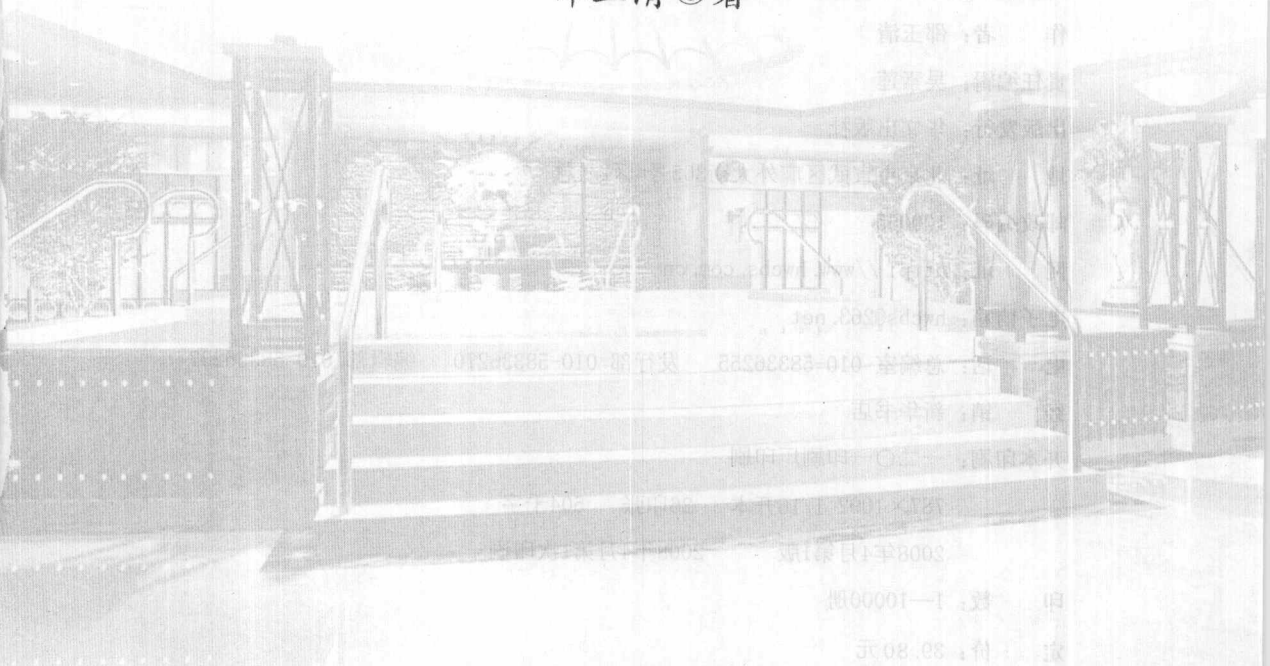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榮家榮著，邵玉清著，一北京：華文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075-3001-9

I. 家… II. 邵… III. 榮家榮—中國—當代—記

# 榮家榮

邵玉清◎著



華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家族荣誉 / 邵玉清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5075-2001-9

I. 家… II. 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4514号

书 名: 家族荣誉

标准书号: 978-7-5075-2001-9

作 者: 邵玉清

责任编辑: 吴素莲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bbs.com.cn>

电子信箱: hwcb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 010-58336237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刷: 一二〇一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16开本 26印张 504千字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册

定 价: 39.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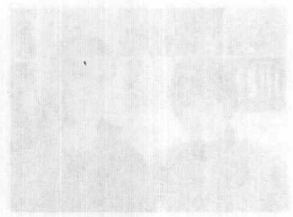
## 序言

如果时光倒退30年，中国人对“家族”一词是很忌讳的。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中国农村的“一大二公”，数亿农民真正的个性被无情地湮没了，更何况是与集体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家族？又何谈让某个家族去释放什么能量、体现什么价值？那时，给某个家族冠上“荣誉”二字，更是天方夜谭！

其实，中国的农民是最具有创造力的。改革开放的阳光一旦从乌云里放射出来，哪怕是最贫瘠的土地，也能孕育出茁壮的幼苗，绽放出绚丽的花朵。本书讲述的中国海天羽绒制衣集团的故事，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个当年靠8台缝纫机起家的大型现代化民营企业，带着深深的家族的烙印脱颖而出，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群体里一颗耀眼的明星。

诚然，用“荣誉”一词冠名一个家族式企业不全是歌颂，更多的是困惑、叹息、泪水和无奈。像许多中国家族企业一样，中国海天羽绒制衣集团，这个经历了30年创业、发展和成功的家族企业，这个不甘碌碌无为、充满着争强好胜而又带着铜臭和血腥气味的段氏家族企业，在人到中年的女董事长段慧君的带领下，一路拼杀，翻越了一个个难以攀登的峰巅，气喘吁吁地来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明天的路在何方？这是段慧君的困惑。

曾几何时，一些民营企业之星在中国的上空光芒四射，不可一世。可是正当他们名声显赫之际，或轰然倒塌，或销声匿迹，如流星划过，如昙花一现。每当想到此，段慧君便不寒而栗，“兔死狐悲”的巨大压力不期而至。



言

“祸起萧墙，真正导致一个家族企业灭亡的不是市场，而是自我，是那个盘根错节的家族裙带关系，是那个打着封建烙印的陈腐的体制。”这是本书主人公段慧君经过一段生死拼搏后发自肺腑的感叹。

成败论英雄，企业家更不例外。当今，成功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种种诱惑，最大的莫过于中国农民沿袭了数千年的“养猪理念”。创办一个企业好比养猪，猪壮了就得卖、就得杀。同样，一个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不是卖出就是转手，当年创业者坐地分肥，只要有一大笔钱后半辈子享受富足生活，哪怕是抛出了名牌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当今一些家族企业步入的怪圈。

无怪乎，当今世界上畅销的名牌中少见中国品牌的身影；

无怪乎，充斥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廉价商品，其加工地大多来自于中国。

同样，段慧君面临上述的困惑，所不同的是她不甘将中国海天羽绒制衣集团变成外国商品的加工基地，为了保住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名牌，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旧家族体制的决裂，不惜倾家荡产，包括与她生死相依的小叔子段刚苦守了二十几年的恋情。

这就是我为本书所讲述的段氏家族冠以“荣誉”的原因所在。

邵玉清

2006年12月28日

# 目录

|          |     |
|----------|-----|
| 第一章····· | 1   |
| 第二章····· | 25  |
| 第三章····· | 43  |
| 第四章····· | 70  |
| 第五章····· | 90  |
| 第六章····· | 100 |
| 第七章····· | 118 |
| 第八章····· | 138 |
| 第九章····· | 155 |
| 第十章····· | 173 |

## 目次

|           |     |
|-----------|-----|
| 第十一章..... | 192 |
| 第十二章..... | 208 |
| 第十三章..... | 227 |
| 第十四章..... | 248 |
| 第十五章..... | 278 |
| 第十六章..... | 309 |
| 第十七章..... | 327 |
| 第十八章..... | 344 |
| 第十九章..... | 363 |
| 第二十章..... | 388 |

## 》》 第一章

### 1

中国海天羽绒制衣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段刚，对“天有不测风云”这个成语感受颇深。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常常面临着嫂子段慧君的风云变幻。嫂子是集团的董事长、企业的法人代表，她的工作方式很独特，也很难预料，半夜三更召集会议、突击检查听汇报是家常便饭。她的行踪也很诡秘。上午，你明明看到她在办公室里布置工作，下午她竟能出现在百里之外的分公司开会、找人谈话、发号施令。

对自己的亲嫂子，段刚总有一股复杂的心绪。用“爱恨交加、敬重畏惧”来形容并不过分。美国刚离世的93岁高龄的前总统福特曾经说过：“我宁愿让我的旗帜在半山腰飘扬，而不愿让我的旗帜从巅峰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可是段慧君则不然，她一生的目标就是峰巅，哪怕摔得粉身碎骨也无所畏惧。

段慧君尽管刚人到中年，海天的员工们却在背地里称她为“老佛爷”。在老佛爷的手下，段刚这个常务副总经理真当得累、当得窝囊，他被海天的员工喻为没落的大清朝可怜的光绪。听到这种议论，段刚啼笑皆非。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冷静想想，不无道理，说破了是对海天家族管理体制的讽刺和挖苦。这种比喻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一个现代化的民营企业里却存有一个掌控它的封建小王朝，这个小王朝中皇权式的人物就是段慧君！直到今天他还弄不明白，他嫂子有没有听到这种议论？听到了嫂子又有何感想？

段刚对嫂子最大的反感是“计划不如变化”。可不是，这天上午他奉嫂子之命驱车到上海办事，刚跨进酒店客房的门，屁股还没坐热，嫂子一个电话打来，让他立即回公司参加董事会。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好在段刚早已有了这方面的心理准备，见怪不怪了。在海天，段慧君一言九鼎，她的话就是不可抗拒的圣旨。无奈，段刚只好打道回府。

### 2

当段刚驾驶着黑色“大奔”，行驶在烟雨蒙蒙的高速公路上时，地处江南水乡段家湖畔的一座巍峨屹立的高层写字楼里，海天集团的二十几位董事已陆续走进了会场。

这是一间很特别的会议室，层高、宽敞。正面墙上，巨幅《江山如此多娇》的油画，



气势恢弘，其建筑结构和设施模仿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贵宾厅。会议厅的左面墙上，挂着段慧君接受中央、省、市领导人会见的大幅照片，右面墙上，是一排玻璃柜，里面陈列着奖杯、奖章和奖状。后面墙上，一幅“董事长誓言”引人注目，上面写着——

前人没走过的道路，我敢走！

前人没上过的高峰，我敢攀！

前人没铸过的辉煌，我敢创！

室内，长方形红木会议桌四周坐满了与会者，电子大屏幕上显示着“海天全国销售网络图”。这时门外有人喊，董事长到！顿时，本来乱哄哄的室内一片寂静，董事们纷纷起立，目光注视着门口。

会议室的门开了，海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段慧君步入会场。她雍容华贵，风姿绰约，神态威严，尽管人到中年，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秀气的瓜子脸上看不到一丝皱褶。只有她的目光代表了她真实的年龄——深沉而又锐利。

“董事长，您请坐。”说话并谦恭让座的是海天集团的董事、副总经理段林。这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子，穿西装、扎领带，稀疏的枯发梳成了“三七”开，还抹上了一层油光闪亮的进口“摩丝”。

段慧君坐下，目光扫视了一下仍然站着的与会者，双手压了压，说了声，“大家都坐吧。”于是，众人小心翼翼地坐下，生怕发出一点声响。“气氛很沉闷嘛，啊？”段慧君的脸上挤出一丝笑容说，“我怎么见到了当年‘大决战’中前线指挥部的影子啊？”众人发出一阵笑声，划破了室内沉闷的气氛。段林反应敏捷，连忙站起来说：“董事长，你的比喻太恰当了，这个会开得太重要、太及时了。今天的会，就是海天夺取全国销售金牌的动员会、誓师会。”众人连声附和。

段慧君用深沉而又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左右，不用她发问，段林马上回答：“就缺段刚了。”年轻的董事长秘书李莎莎连忙站起，用一口甜甜的、细细的、标准的普通话报告，她刚刚和段刚总经理通过手机，他正从上海往回赶。段慧君点头宣布：“那就不等了，现在开会。”众人正襟危坐，纷纷掏出笔，打开笔记本。

“各位董事，我们在全国销量第三名的位置上已徘徊了3年，为什么这3年不能再上一个台阶？这是每个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有的人小富即安，有的人裹足不前，还有的人满足于现状守摊子，所有这些阻碍我们拿全国销售金牌的思想，必须清除！”

段慧君简短的开场白后，起身走到电子大屏幕前，拿起一根细细的不锈钢金属棒，往屏幕上一指：“诸位请看——我们销售的主战场应该在华北、东北、西北。这三个

地区有中国 1/3 的人口，年平均气温低于全国 19.2 度的平均气温。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在北方的销售量仍停滞不前。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我们何谈夺取全国销售的金牌？北方公司总经理杨洋！”

杨洋起立。这是位年近 30 岁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来海天工作 3 年多了，身上还散发着几分大学生的气息。

段慧君单刀直入地问杨洋，“对北方公司目前销售的状况，你怎么解释？”杨洋说：“董事长，我接连向总部打了几份报告，请示改变北方市场的营销战略，可是石沉大海。”段慧君问报告递给谁了，杨洋沉默，在段慧君再三催问下，才说报告递给了副总经理段林。

段林一阵尴尬，然后恼羞成怒，振振有词地冲着杨洋说，“你的报告是异想天开，说得难听一点是吃里爬外！”杨洋争辩着，“这不公平……”行了行了，段慧君阻止了两人刚要兴起的争吵，息事宁人地问财务部主任段莲：“我们与全国销售金牌还有多大距离？”

段莲是个三十大几的“老姑娘”，因相貌平平，对婚姻一直缺乏自信，她父亲是海天的元老，当年扛着一台破缝纫机加入了海天的创业者行列。段莲初中毕业那年，父母双双去世，段慧君就让段莲顶替她父亲，包括继承她父亲当年一台缝纫机现在升值为 4%、价值千万的股权，并安排到海天的财务室工作。段莲脑瓜子灵活，算盘打得滴溜溜地转，逐渐成了海天财务部的骨干。后来段莲在段林的帮助下，弄到了一张大专文凭，这为她日后晋升为财务部主任奠定了基础。平心而论，段莲至今孤身一人，相貌平平是个因素，重要的是她这几年把心思放在了工作上，放在了争夺海天财务部主任这把交椅上了。当她以胜利者的姿态坐到这个位置上时，才后悔错过了一个女人最佳的光阴。

段莲告诉段慧君：“据国家服装行业协会刚刚公布的权威数字，我公司销售总量离金牌标准还差约 50 万件，销售总额相差约 1.5 个亿。”

段慧君说：“不就是 50 万件嘛，这个坎一定要跨过去。”

与会者中，海天集团年近 70 岁的董事段二福，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此翁身材干瘦得似一根柴火，身着中装大褂脚蹬老布鞋，和这现代豪华的会议厅极不协调，简直是个出土文物、老古董。他说：“慧君啊，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拿全国第一，我举双手赞成。这件为‘海天’增光添彩、为家族荣宗耀祖的事，我盼了几年，再也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了！”段二福有点激动，手里的拐杖搞得地板咚咚地响。

段二福虽是古稀之人，其实老而不朽，在段家湖这块土地上，他曾当过十几年的大队长，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如今他在段氏家族中辈分最高、资历最老，是个重量级人物。连一言九鼎的“老佛爷”段慧君见了他也得礼让三分，热情地称他为“二大

爷”。段二福过去看重的是“贫下中农的印把子”，现在看重的是“海天”，在他的眼里，这个日益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是棵摇钱树，是段氏家族光宗耀祖的功德大牌坊。

有段二福的撑腰，段慧君争夺全国羽绒服销售金牌的战略方案无人置疑，会场上响起的是一片铮铮誓言。段慧君请众人起立，宣誓企业精神，于是众人起立，会议厅变成了课堂，响起了小学生背课文似的琅琅之声：前人没走过的道路，我敢走！前人没上过的高峰，我敢攀！前人没铸过的辉煌，我敢创！

段刚开着黑色“大奔”顶着瓢泼大雨回到了“海天”，车在海天大厦一楼大厅前刚刚停下，在门口等候的李莎莎撑着伞迎上来，拉开车门说：“段总，一路辛苦了。”段刚下车忙问：“会开了？”李莎莎回答说：“开了，您快进去吧。”于是，段刚快步走进电梯间，来到会议厅，在会场角落找了个位置悄悄地坐下。

会场内，为了完成夺金牌还差 50 万件的指标，段慧君正在下达销售任务，她唤起了海天集团西部分公司经理段明，问他年前销售 10 万件羽绒服有没有把握，段明信誓旦旦地回答：“就是掉了一身肉，也在所不辞！”段慧君夸了一声好样的。又叫起了中原公司经理段荣，给他下达的销售任务是 15 万件，段荣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就说：“董事长，放心，我豁出去了！”

段慧君高兴得直点头，连说：“很好，很好，又是一个‘拼命三郎’。”她常说：“要做事不难，把事做好却就不易。一个人，一个企业，既然看准了一个目标，就得到达峰巅。切不可半途而废。”接着，她又点了北方公司经理杨洋的名，以征询的口吻问他：“北方市场面广量大，你的任务是 20 万件，有什么问题？”

想不到杨洋泼了一盆冷水，答案是不可能！顿时，全场寂静了，段慧君的笑容消失了。她用深沉锐利的目光盯了杨洋一眼，耐心地让杨洋再考虑一下。想不到杨洋这小子是个不扛顺风旗的愣头青，异常严肃地说明这是他深思熟虑的回答，他认为……段慧君右手一挥，打断了杨洋的回话，毫不客气地说：“杨洋，20 万件的销售任务，你不能完成，有人能为你完成。我宣布，免去杨洋海天集团北方公司总经理的职务，他的工作由市场部副经理段路生接任。”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段刚也傻了眼，刹那间，会场内的空气凝固了！

与会者中，一个虎头虎脑、胖墩墩的小伙子站了起来，微笑着向众人摆了摆手。这就是接替北方公司经理杨洋职务的段二福的儿子段路生。

战前换将，这是兵家之大忌，这个道理段慧君不是不明白。会前，她亲自找杨洋单独谈了话，苦口婆心地劝杨洋接受任务，可杨洋始终是一股畏难情绪，使段慧君不得不做好第二手准备。段路生积极请战，还递交了年前销售 20 万件的促销方案，段慧君这才下定决心撤掉杨洋，换上段路生。

段慧君让段路生会后立即飞往呼市展开促销工作，不得有误。段路生身子一挺，

爽快地答应了。段慧君又问众人有什么不同意见，想不到段刚站起来，大声回答说有。于是，众人又一次将惊讶的目光聚集在段刚的身上。

段刚说：“我赞同进一步开拓市场，但是我反对压指标、搞摊派的做法。市场是有规律的，只能循序渐进，不能冒进，更不能单纯追求数字效应，欲速则不达。比如北方市场，我刚刚做了调查，那里的羽绒服厂家大小上百个，他们的销售，多数委托一个叫远东的商务公司代理。这样做的好处是不铺摊子，减少人力，节约成本。”

“什么委托代理？”段二福马上站起来反对，“这是想切我们海天一块蛋糕。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要我段二福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干吃里爬外的事！”

段二福的话音刚落，董事纷纷附和，什么“谁反对拿全国金牌，谁就是海天的罪人”啦，什么“海天不需要小脚女人守摊子，能者上，庸者下”啦，一股脑儿地泼向段刚。

争夺金牌的路上蹿出一只“拦路虎”，这虎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相依20多年的亲小叔，而且他竟敢在董事会上公开与她顶撞、唱反调，这在海天是史无前例的。段刚犯了大忌！段慧君窝着火，接着众人的话题说，“段刚，市场有规律，市场更有机遇，机遇稍纵即逝。市场需要企业家的魄力和勇气，不需要畏首畏尾的小脚女人，更不需要泼冷水。”

段刚争辩着，“嫂子……”想不到段慧君脸一沉，语气也十分严肃，“这里没有嫂子，在你面前的是海天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段慧君。段刚，你怎么说？”段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保留意见。”

段慧君沉默了片刻，脸色也铁青起来，在这种十分重要的场合段刚驳她的面子很少见，联想到他昨晚秘密会见杨洋，他现在的表现绝对不正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段刚简直失去了理智，她不得而知。她用威严的目光扫了段刚一眼，说：“你可以保留个人意见，但不可以推翻董事会做出的决定。我宣布，从现在起，争夺全国销量金牌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亲自担任，免去段刚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众人沉默，只有呼呼的风声和哗哗的雨声。众人知道，董事长和总经理忽然翻了脸，任何话都是多余的，谁也不想引火烧身。段慧君又沉默了片刻，宣布散会。

段刚是最后离开会议室的，刚才与嫂子的顶撞，他感到很突然，是洪水冲破了闸门，还是井喷？他说不清道不明，于是又感到一阵茫然。当段慧君宣布散会时，与会者匆匆离开会场，连平时对他眉来眼去的李莎莎也不例外，这是什么征兆？是逃避是非还是墙倒众人推？他知道今天最倒霉的是杨洋，挨了骂还丢了官，可杨洋是对的，为什么连他的解释权都给剥夺了？这不公平！在海天，不少人都知道杨洋是他段刚的左膀右臂，而段林说得更难听，称杨洋是他的“狗头军师”。由此他更有理由认为，撤掉杨洋，是敲山震虎，是冲着他段刚来的。自打他当上常务副总以后，就有一股暗流在海天涌动着。

段刚脚步沉重地踩着过道里厚厚的羊毛地毯，向总经理室走去。走着走着，听到段慧君在身后叫他“阿刚”，他装作没听见，没停住脚步，也没有掉头。

段慧君快步走来，拉住段刚，赔上一个微笑：“阿刚……”段刚以牙还牙，虎着脸回敬道，“这里只有段刚，没有阿刚！”段慧君问：“想气死我是不是？”段刚苦涩地一笑：“我敢吗？你一言九鼎，力排众议，谁能说个不字？”段慧君缓和了口气，仍还面带起了微笑：“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呀，过了不惑之年的人了，还要小孩子脾气。走，咱俩好好沟通沟通。”

段刚站着不动，段慧君亲昵地拉了一下段刚，走向电梯间。段刚心里清楚，嫂子又要给他“上思想教育课”了，“打一巴掌揉一揉”，这是段慧君惯用的伎俩。

段刚随着段慧君下了楼，走向停在大厅门外的“林肯”，两人上了车，段慧君亲自驾车，“林肯”驶出了海天的大门。段刚沉默着扭着脸，目光凝视着窗外。多年来，他在嫂子面前总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弟弟，被嫂子护着、搀着、扶着。他当上常务副总，完全是嫂子顶着家族的压力、力排众议的结果。所以，段刚的心里永远欠着嫂子的情。他忽然想起“文革”时期有一首歌：“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想到这里，对今天会上顶撞嫂子，又有点后悔和内疚。

“林肯”行驶到湖滨大道，段慧君放慢了车速，开始发话了。“阿刚，争全国金牌有什么不好？”段刚不假思索地回答，条件不成熟。段慧君说：“你这话说了3年，我也等了你3年，什么时候条件才成熟，难道让我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段刚不吱声，目光看着车窗外。他的观点很简单：市场经济不是过去搞大生产，大轰大嗡，行政命令压指标；拿了销售金牌而利润、员工工资、福利待遇、人员素质、产品更新换代、科技含量、管理体制和水平等综合指标上不去，那是图一时的虚荣，是外强中干，国内许多名牌企业昙花一现的教训太深刻了。所以他一直强调练好企业的内功，功到自然成。世界名牌企业不是靠刻意地拿什么金牌得到的。可是，这些道理嫂子就是听不进去。所以他绷着脸，懒得再将上述的道理重复一遍。

看着段刚的脸，段慧君觉得这张非常熟悉的面孔今天变得很陌生，变得从没有过的冷漠，她实在不明白段刚怎么忽然变成这个样子。今天撤了他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她是不是太过分了？她缓和了语气说，“阿刚，不仅仅是我，应该说是整个段氏家族都等得不耐烦了，你没听出来吗？当我宣布撤掉你领导小组组长职务时，全场一片沉默，沉默也是一种表态，也是一种民意，那就是对你意见的否定。在海天，别看我大权在握，其实不过是段氏家族的代理人罢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

“他们的目的很清楚，拿全国金牌，哗众取宠，让海天在股市飘红，贷款、圈钱、分红、捞油水！”段刚激动起来。

段慧君苦涩地一笑：“你说得都不错。不过你忘了一条，那就是段氏家族的荣誉。

我拿金牌，也是冲着这个而来。”

林肯车拐弯，沿着黑色的柏油路，缓缓驶上了一座小山坡。山坡上有一座依山傍水的别墅，那是段慧君的家。别墅红墙碧瓦，错落有致，掩隐在绿树丛中。当林肯车行至别墅大门口时，不锈钢电动伸缩门徐徐拉开，身体壮实、长相憨厚的海天集团董事长秘书庞安迎上来，热情地打开驾驶室车门，接着又跑到另一边，打开副驾驶车门。

段慧君和段刚下车，两人默默地穿过花园、走进曲径长廊。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嫂子怎么安排我的下一步。”

“阿刚，自打你10岁进了我段家的家门，我一直在安排你，安排你几十年了，嫂子也该撒手了。”

“不，”段刚着急地，“你千万别这么说。在嫂子面前，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四十大几的男子汉，说这句话也不脸红，羞不羞呀你？”

“嫂子，你就再安排我一次，最后一次。”段刚的态度很恳切。

“好吧，”段慧君想了一下，“给你两个选择。第一，继续留在常务副总经理的位置上，下决心缓和你与段氏家族紧张的关系；第二，出国学习，你可以回来，也可以远走高飞。”

“嫂子……”

“嘘——”段慧君用指头挡住段刚的嘴唇，“考虑一下，不要急于回答……”

### 3

段刚本不姓段，原名端木刚，出生在上海滩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可怕的年代，像噩梦一样，常常缠绕在他的脑海里。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中，时任段家湖村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段二福，仅凭挂在裤腰带上的一枚公章，就在上海滩为他的族兄段大福白白捡回了两个干儿子，一个是端木刚，另一个是段刚刚高中毕业的哥哥端木健。

10岁那年段刚正上小学四年级，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充塞着的是红旗飘扬、锣鼓喧天和高亢的革命口号。这天早上，他正在课堂上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年轻的女教师说他妈妈来了，让他出来一下。那天早上，妈妈的脸是那么的苍白和憔悴，精神也十分疲惫，她搂着段刚说，“我和你爸爸要出远门，阿刚乖，要听哥哥的话。”段刚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妈妈闪烁其词地说：“会回来的，上帝保佑你。”段刚万万没想到，这成了他和妈妈最后的诀别！后来段刚才知道，他父母亲中了邪，不信马列信耶稣，简直是反动透顶！在如雷贯耳的革命口号声中，夫妇俩竟偷偷地参加地下教会“阿



门、阿门”地做祈祷，这还了得？他们是吃了豹子胆，让上帝和马克思作对，无疑是用鸡蛋去碰石头！于是无休止的大批判、大批斗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两人下定决心，提前向上帝报到，在他和哥哥的眼里永远地消失了，兄弟俩一下成了孤儿，被抛入社会的最底层，可怜的他们只有一个远房的姑妈。

厄运总是喜欢光顾不幸的人们。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歌声里，段刚的哥哥接到一纸通知，要他3天内去远在数千里外的东北北大荒广阔的天地里开拓希望的田野，接受再教育。哥哥性格内向但很倔犟，他不愿离开上海，更不愿离开才10岁的弟弟。他唯一的选择就是逃跑。那天晚上，他打点行装，带上家里值钱的东西，拉着段刚偷偷地离开了家门。“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雪亮的，兄弟俩还没走出幽深的巷弄，就被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干部发现了。

段刚和哥哥刚跑出弄堂，撞上了一个40来岁的庄稼汉，此人就是地处江南水乡段家湖大队的革委会主任段二福。时值初冬，正是农家积肥庄稼施肥的季节，化肥紧缺，上海大粪走俏，段二福肩负重任，来上海滩走后门找关系买大粪。段二福种地侍弄庄稼是行家里手，当家过日子精打细算。上海毕竟是大城市，人口稠密，肥料比较多。于是，他不惜人力物力，带领一个水泥船队，来大上海淘“黄金”。

段刚的哥哥抱住段二福的双腿央求道：“叔叔，帮帮我。我叫端木健，他们逼我下放到北大荒。我是孤儿，还有一个小弟弟，他不能离开我……”

段二福说：“我是农民大老粗，一无权，二无钱，怎么帮你？”

哥哥说：“叔叔，只要你接受，我就不去东北了。收下我吧，我能劳动，能吃苦，能养活弟弟……”

段二福犹豫着，看着眼前长得白白净净、相貌堂堂的兄弟俩怪可怜的。他琢磨着长兄段大福年过半百，膝下无子，把这弟兄俩带回去，不是为他白捡两个儿子吗？这是天下掉馅饼啊！

巷子的另一头，几个戴红袖章的人追了过来。段刚的哥哥慌忙跪下说：“叔叔，求你了，就只当您多养两条小狗吧……”段二福热泪盈眶，手一挥说，“走，快跟我走。”但已经迟了，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挡住了去路。

“小赤佬！”“红袖章”头儿冲上来，揪住段刚的哥哥，一边拖着一边呵斥着：“看你往哪儿跑？”

段二福走上前说：“同志，这个小知青，让我带回去接受再教育吧。”

“红袖章”的头儿问：“依是啥人？”

“段家湖革委会主任段二福。”

“阿拉哪能相信依？”

段二福解开棉袄，取下挂在裤腰带上的一枚公章高高举起，说：“看，这是贫下中农的印把子！”

几个“红袖章”顿时愣住了……

段刚第一次和嫂子段慧君见面的情景是美好的，仿佛是电视节目中定格的画面。那是一个艳阳天，初冬的江南，依然留着深秋的绚丽。杨柳树枝上挂着串串金色的黄叶，高大的银杏树不屈不挠地泛着浓郁的深绿。段刚和哥哥乘着段二福的水泥船，穿过碧波荡漾的阳澄湖和段家湖，停泊在湖畔一个小小的石板码头边。登上堤岸放眼望去，不远处有座农家小院，十几棵银杏树环抱着几间茅草屋，这就是段二福长兄段大福的家。草屋里，段大福躺着病病歪歪的，见段二福带领段刚和他哥哥走进，便吃力地坐起来。

段二福说：“大哥，这就是端木健、端木刚。”

段刚和哥哥极有礼貌地说了声：“伯伯好。”

“好，好。”段大福喜出望外，在段二福的搀扶下起了床，“进了这扇门，就是一家人了。从今往后，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兄弟俩就是我的亲儿子。二福，他俩的户口迁来了？”

“都迁入你的户口簿上了。”段二福指着兄弟俩，“名字也改了。老大叫段健，老二叫段刚。”他将兄弟俩往段大福身边拉了拉，“段健，段刚，现在你俩就是段家的人了。来，叫爸。”段刚小嘴很甜，朝段大福轻轻喊了声“爸”。段健没出声，腼腆地低下了头。段二福拉拉段健：“快叫啊。”段大福善解人意地说：“别难为孩子了，坐，都坐吧。”段二福忽然问：“哎，慧君这丫头怎么不见人影？”

正说着，年轻的段慧君挑着水桶走进院子。是年她18岁，苗条的身材，一根粗辫子乌黑发亮；瓜子形脸蛋白里透红，见不到农家姑娘的土气和粗犷。她的微笑很迷人，两只酒窝更增添了青春少女迷人的风韵。段刚多次看过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段慧君活脱脱一副影片中女主人公春妮的模样。

段二福说：“慧君，快过来，你看看这两人是谁？”

段慧君放下水桶，走进屋内，好奇地和段健、段刚互相对视着。

“慧君哪，”段大福咳嗽了几声，吃力地说，“他叫段健，比你大几个月，你就喊他哥。这是他弟弟段刚，才10岁。阿刚，快叫慧君姐姐。”

段刚的小嘴又甜甜地叫开了：“慧君姐姐……”

段慧君将段刚拉到身边：“看你，浑身脏兮兮的。把外衣脱下来，姐帮你洗洗。”

段刚高兴地：“谢谢姐姐。”

20多年前，段刚第一次吃嫂子段慧君做的饭，感觉特别香甜、特别可口。桌子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大米饭，还有段家湖里养的鱼。段刚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段健则不好意思，斯斯文文地拨着碗里的米饭，仿佛在数米粒。段慧君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兄弟俩，她很好奇，大上海的人也有饿肚子的。她很兴奋，这对漂漂亮亮的亲兄弟，怎么眨眼之间就与她成了一家人？

#### 4

在海天，段慧君的“金牌战略”正在紧锣密鼓地得以实施。在海天大厦的前厅门楼上挂着一条大横幅，上面写着“誓夺全国销量金牌，实现新的跨越”。在大楼前的广场上，到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一辆辆满载羽绒服的厢式重型货车，马达轰鸣，整装待发。段林、段莲指挥锣鼓队，敲锣打鼓，欢送出征的货车。段二福嘴里叼着铜哨，挥舞着小红旗，指挥一辆又一辆货车开出“海天”的大门，其场面十分壮观。

在忙碌的人群中不见段刚的身影，他正在总经理室内收拾东西，在一旁帮忙的是被段慧君刚刚免去了海天北方公司经理职务的杨洋，桌子、沙发上摆满了书籍、文件和杂物，十分凌乱。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段慧君走进室内。

段刚停止了忙活，喊了一声：“嫂子……”

段慧君开门见山地问：“两个难兄难弟，准备撤退了？”

杨洋憨厚地一笑，想做点解释，被段刚挥手阻止了。他知趣地走出室内，轻轻地带上了房门。段刚挪了挪一张椅子，有点尴尬地说，“嫂子，你坐……”

段慧君苦涩地一笑道：“不坐了，我同意你的选择。”

段刚解释道：“我不能不知趣，更不想让你为难。也许我暂时的离开，你在工作上会更放手。”

“也好，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说了，我是暂时的离开。我还是要回来的，不会离开你的。”

段慧君心头一热，鼻子也酸酸的，她转过身去，伫立在落地窗前，在做了短暂的沉默后，叹了口气：“阿刚，嫂子已是明日黄花，不值得你再用心用思了。到国外后，你重新安排自己，找个年轻的，成个家，也算了却了嫂子的一桩心愿。”

“不。你在我的眼里，永远年轻、美丽、优秀。”

“别犯傻了，嫂子说的全是真心话，我凭什么拴住你？”段慧君从口袋里取出信用卡：“拿着，这卡里有100万，到国外开销大，密码你是知道的。”

段刚激动地：“那我不走了，留下来，随便干什么，哪怕看大门、扫厕所也行！”

“阿刚！”段慧君的脸一沉，“大男人不许说没有出息的话。既然做了选择，就不必更改。你记住，六心不定，输个干净。”说着，拉开门，大步走了。“嫂子……”段